

## ■工友情怀

# 设计室里英语热

□黄宇辉 文/图

1985年新年刚过，从总公司传出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首钢斥巨资购买了比利时赛兰钢厂包括两座210吨转炉、两座2000吨混铁炉、11台350吨天车、360台电机设备及钢结构，拆迁下来的设备和构件将整体安装在公司厂区，这些由两千万个大小零件组成的机电设备和钢结构厂房总重量5万余吨，重量相当1885年法国政府为祝贺美国独立100周年，赠送美国政府那尊自由女神塑像重量的280倍。

从大西洋东岸的比利时经过近两个月的水路、陆路昼夜跋涉，拆下的设备和构件漂洋过海，万里迢迢地运回首钢。由于路途限高限宽诸多原因，各种设备及钢结构件在赛兰钢厂就进行了解体，到达现场的东西虽然进行分门别类的编号，但由于数量庞大，还是显得十分凌乱，要把这些堆积如山的各种构建重新组成，难度可想而知。为便于安装，做到万

无一失，工程指挥部决定，对原赛兰钢厂的英文图纸全部转化成安装工人师傅们能够看得懂的国内标准图纸。

当时我们部门承担了部分图纸的转化设计任务，面对一沓沓图纸、一摞摞资料，甭说国外的，就是国内的，也使我们头疼，图纸及资料除了各种焊接符号和构件编号是国际通用的，其余的施工说明全是密密麻麻的英文，我们设计室大都是年龄偏大的老工程师，他们在大学学的都是俄语，根本没接触过英语，图纸转化的担子自然落在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肩上。一般的生活用语我们还能明白一些，而对专业的英语还是云山雾罩、雾里看花。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那时没有网络，我们从资料室借来英汉词典，对照图纸，逐字逐句进行比对翻译，从微小的螺丝钉，到上百吨转炉设备的施工说明，我们都无不遗漏地转化成汉语。



1993年，工艺设计室欢送韩志学工程师（前排右三）的留影，后排左二为本文作者。

老工程师们在我们几个小字辈的感染下，也加入了学英语的队伍，于是我们设计室掀起了一股学英语的高潮，相互见面都是用英语打招呼，整个设计室成了一个英语王国，墙上贴满了各种设备及构件的英汉对照词语，就连简单的对白也改成了英语，“hello！”（喂！）、“What are you doing now？”（你现在做什么？）、“Busy over, let's eat！”（忙完了，我们吃饭吧！）不绝于耳，令其他科室的员工们羡慕不已。

经过两个礼拜的昼夜奋战，我们终于完成了工程指挥部交给

的图纸英汉转化任务。九十年代初，首钢公司专业晋级考试，追加了英语考试这一项，由于我们设计室的全体员工在此工程中形成了学英语的氛围，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那次考试，我们部门的员工全部通过，后来老工程师们无不感慨地说：“要不是有赛兰钢厂图纸转化的这项工作，恐怕我们的晋级是难以通过呀！感谢这项工程，感谢你们这些小字辈！”

现在当我漫步在首钢厂区，望着那巍峨屹立在厂区的二炼钢厂厂房，我就想起二十多年前，我们学英语那个蹉跎岁月。

## ■家庭相册



## 弟妹一家人

□马仲清 文/图

在弟妹穆怀玲的家中，有一张黑白照片，这张照片右一是弟妹的母亲（我叫她庆娘），左一是弟妹的大妹妹穆怀兰；前排三个小孩从左至右：穆怀兰的女儿白雪，穆怀玲的女儿马雪芳，穆怀玲的二哥穆怀顺的儿子穆德海。这张黑白照片，是三十五年前拍摄的。

庆娘虽然是个普通的女人，但她的经历，她忍受的痛苦，是一般妇女难以承受的。她31岁时，丈夫因病去世了，摆在她面前的是上有老母、孤寡的舅舅和爱人的弟弟三位老人，自己有五个孩子，沉重的家庭负担没有把她压倒，她坚强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一挑就是近50年。她是个无私的人，当年住在朝外水门关胡同，同院住的刘大妈生了儿子没有奶水，正在坐月子的庆娘二话没说，把自己的小女儿放在一边少吃两口，给刘大妈的儿子喂奶吃；唐山大地震时，她跑到斜对门的托儿所，让托儿所的孩子门赶快跑到街上来，老师和孩子们安全了她才放心回家。她在朝外坛口回民食堂上班时，她的工作能力、技术水平有目共睹，年年被评为先进个人。

穆怀兰原在北京乐器厂工作，后调到朝阳公园工作。她和庆娘均因病已去世多年。如今照片上的三个小孩已长大成人，成为单位工作的骨干，白雪有了双胞胎的女儿，穆德海有了儿子。

## ■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 ■青春岁月

# 五朵花的芬芳

□奚艳辉 文/图

上世纪90年代，我在丰泽园饭店工作。我是从社会上考入的，开始在客房部，未及半年，我就被调到总经理办公室负责宣传，有幸成为了五朵花之一。

在单位，我们五个人通过不断磨合，自然地形成了几个被公认的外号：傻老大、蔫老二、直老三、精老四、娇老五。

傻老大指的是大姐，姓胡，并不是傻，而是比较谦让我们，从一来就替我收拾办公桌。

蔫老二也兼顾化验员，姓冯，平时听不到一言半语，但是为了给爱人熨烫衣服，用胳膊当支架，烫伤自己的事，我至今难忘。

直老三姓王，主要负责打字，有啥说啥，快人快语，直的称谓当仁不让。

精老四是军嫂，做事面面俱到，如春风化雨，让人听着那语言，看着那态度，都是享受。后来很魄力的离开了国企，据说和家人开牙医诊所，狠狠赚了一大笔。



最后一个自然是我了，那时20多岁，实际不是娇，只是年龄最小，大家自然把更多关爱给了我。我记得，那时候我还不太懂事，在我们办公室任兄（他带假头套）惹我生气时，我就偷偷把他头套摘了，给扔了，气得他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现在想来很是荒唐！哈哈！

离开很久了，一天，我竟然在友谊医院见到了老大，到现在一直还联系着。老大如今当了奶奶，那份幸福，常能从微信上看到，体会到。

五朵花都已经走入中年，即将步入老年，也许某年某日，我们再相聚时，那种温馨的感觉会继续感染我们。

## ■午报情缘

# 午报，帮我走上成才路

□张国玺

5年前，我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物业维修工。维修班共有6个人，负责十几栋居民家中的维修服务。日常除了干好维修工作之外，班里只有两种精神食粮：一是电视，二是一份《劳动午报》。对于从小就爱写写画画的我来讲，午报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忙碌一天后，当其他工友进入梦乡后，我打开台灯，逐页逐篇仔细阅读当天的《劳动午报》。看着报纸上那些反映我们身边工友生产生活的稿件时，我也渐渐地喜欢上这份属于工人自己的报纸。每天不管多么忙累，夜晚读报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习惯。在读报中遇到好的文章，我都会用剪刀小心翼翼地剪下来，贴在学习本上；读到精美的字句，我也会认真地摘抄下来，以备备用。我深知，知识能改变命运，学习可以成就未来。闲暇之时，我根据工作实际，按照报纸上的文章，也比葫芦画瓢地写了几篇习作寄给了报社。

一天早上，我们班组来了一名新工友报到。经过打听，他叫陈永君，刚从技校毕业，拿到了高压电工本。原来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仅有初中文化的外来务工人员，公司看他爱学习钻研，于是单位出钱，免费把他送到技校学习。没过多久，我就了解到，像陈永君这样由单位出钱免费学习的人，公司还有不少。公

司掏钱培养外来务工人员，却不担心职工学成后辞职跳槽，而且每名学习回来的人，都很快就成了公司的能人。在物业难招员工的现状下，我认为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线索，连夜赶写了一篇《政策给力 职工实惠多》的通讯。写好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再次投到午报邮箱。

没过多久，一天下午，我和师傅正在干活，老远就听到班长大声呼叫我的名字。只见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一手高举着报纸，一边说：“你的文章今天登在《劳动午报》上啦。”我急忙从他手中抢过报纸，看到二版右下角“职工心声”栏目中醒目的标题《职工学技术单位出资》，以及稿件结尾注有“陈永君口述 张国玺整理”的字样，顿时，我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对我多日的付出无疑是莫大的鼓舞，也更加激发了我学习写作的热情。

随着我的文章发表，也改写了单位成立十几年没有稿件见报的历史，我也成了单位“名人”。面对取得的成绩，我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一如既往地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不忘学写新闻稿。年底随着单位的调整，我也从维修班调到了公司办公室专职从事文字工作。无论工作多忙，我依然没有改变对她的初衷，时刻关注这位“无言”的老师——《劳动午报》，是她帮我走上了成才之路，心中对她常怀感激之情。